

新民晚报

一个人喜欢去的地方,和喜欢的人一样,带有命定的元素,是由你先天的性情和后来的命运所决定的。朗达·拜恩在她的著作《力量》中,从物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说:“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磁场环绕,无论你在何处,磁场都会跟着你,而你的磁场也吸引着磁场相同的人和事。”

有不少藤萝架,分白色和棕色两种,我觉得还是白色的好,春末时分,藤萝花开,满架紫色蝴蝶般纷飞,白色的架子衬托下,更加明丽。藤萝花谢,绿叶葱茏,白色的架子和绿叶的色彩搭配也协调,仿佛相互依偎,有几分亲密的感觉,共同回忆花开的缤纷季节。冬天,如果有雪覆盖藤萝架,晶莹的雪花,把架子洗净清洗过一样,让架子脱胎换骨,白得变成水晶一般玲珑剔透。

藤萝架下

肖复兴

后面,再加上“景”或“地”。这种宇宙间的强力磁场,是人与地方彼此吸引和相互选择的结果。因此,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属地。对于伟大的人,这个地方可以很大,比如郑和是西洋;哥伦布是新大陆。对于我们普通人,这个地方却很小。对于我,便是天坛之内,再缩小,到藤萝架下;然后,再缩小,直至这一个藤萝架下。

这是一个白色的藤萝架,在丁香树丛的西侧,月季园的北端。天坛

花窗,诗意江南的浪漫

曹伟明

“窗含西岭千秋雪,门泊东吴万里船”,这是杜甫描写江南的诗句。江南的民居,顺应天人合一,追求房屋格局的变化,注重细部的装饰,它的门窗,开阔了人们的视野,充满了灵秀,营造了精巧细腻、活泼淡雅、肃穆华丽的风格。在花心、格子等几何纹、套环纹细节的点缀下,整个窗线条流畅,匠心独具,增添了人居环境轻松灵动的感觉。

记忆中,童年到天坛,没有见过这个藤萝架。其实,童年我没见过

在我眼中,江南的花窗,总有一种万花筒的神秘和若隐若现的美丽。时光飞逝的纹路,糊在窗户的祝福,始终烙在我的心田里。那小巧方正的窗格,映照出东升的旭日,西下的残阳,飞归的宿鸟,摇曳的竹影,行走的明月,阑珊的灯火,花窗格中,填满了江南四季的景色,更演绎了生命的悲欢离合。

我小时候外婆家的花窗,满足了我对古镇老街上行人和外面世界观望的好奇欲望。外婆说,从前大户人家的小姐,总是利用木格子花窗的遮避,来含蓄地寻觅中人的身影,获得心灵自由的天空。那文人墨客也是透过这神秘的花窗,去打开意中女子的心灵,寻觅雨巷中行走的姑娘。

花窗总是与诗意江南的欲说还休、欲言而止联系在一起。一扇花窗观世界,也听风雨,也听晴,它把精彩的风景区引人们的眼睛和心灵深处。它是江南文化孕育的审美理念,隔而不隔,遮而未遮。想当年,湖州才俊赵孟頫和青浦才女管道升的“长三角”之恋,便是通过青浦练塘管家弄江南民居的花窗,含蓄细腻,精致又有情调,运用书画传情,诗词唱吟,结成浪漫姻缘的。

而南社诗人陆灵素和侠义之士刘季平,也是在朱家角老屋的花窗下,灵素唱曲,季平吹箫,抒发诗情的爱慕心声,结缘真挚爱情的。诗人把这对花窗下的伴侣比喻为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再现。即使在刘季平死后,陆灵素整理丈夫遗著时,依然在“窗前惨绿松阴,疏竹秋光依旧”的环境中,编辑成了《黄叶楼遗诗》和《黄叶楼尺牘》,续写了花窗下刻骨铭心的浪漫爱情。

而练塘古镇江南民居的花窗下,煤油灯闪烁着希望的红色光芒。大革命期间,陈云同志鼓动教育乡亲,策划了小蒸农民暴动。1949年后,陈云四次返乡,依然在花窗下,进行农村农业农民调查。他踱着方步,思考着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方向,起草《青浦农村调查》的报告,实现共产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初心。

当下,长三角地区的新农村建设、乡村空间改造,让粉墙上的一扇扇花窗成为点睛之笔。用瓦片、薄砖、木竹制作的圆形、矩形、回纹、万字、冰纹、花鸟、山水等几何形体和自然形体的江南符号,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诗情画意,让人们在虚实真实,朦朦胧胧中,寻觅探幽。一扇扇诱人的花窗,似一团花影,如一缕花香让江南春色关不住。

岁月静好的新江南,告别了旧时光的惆怅,营造了别致的美好。每一个素色典雅的花窗格,惊艳着时光,温柔了岁月,框出了暗香浮动的画卷,让人们推窗可见茂盛的繁花,成为千年不衰的江南风景。而花窗所体现的天圆地方的江南哲学文化,时时告诫着人们,江南是有诗性和情怀的,有风度和教养的。江南的好,在于刚柔相济,剑胆琴心,雅性和野性的融合。

处处门窗皆有意,花饰窗棂景醉人。江南的花窗,历经沧桑,演绎着一段段浪漫的传奇,它是江南文化的符号,透露出诗性和雅性的文化基因。它朴实、美观,传承着江南的历史文化,传达着新时代最美的江南。

任何一个藤萝架。第一次见到藤萝架,是我高三毕业那一年,报考中央戏剧学院,初试和复试,考场都设在校园的教室和排练厅里。校园不大,甚至没有我们中学的大,但是,院子里有一架藤萝,很是醒目。正是春末,满架花开,不是零星的几朵,那种密密麻麻簇拥在一起的明艳的紫色,像是泼墨的大写意,恣肆淋漓,怎么也忘不了。春天刚刚过去,录取通知书到了,紧跟着“文革”爆发,一个跟头,我去了北大荒。那张录取通知书,舍不得丢,带去了北大荒。带去的,还有校园里那架藤萝花,开在凄清的梦里。

第二次见到藤萝架,是我从北大荒刚回到北京不久,到郊区看望病重住院的童年朋友,一位大姐姐。一别经年,没有想到再见到她时,已经是瘦骨嶙峋,惨不忍睹,童年时的印象,她长得多么漂亮啊,街坊们说像是从画上走下来的人。不知道是童年的记忆不真实,还是面前的现实不真实,我的心发紧发颤。我陪她出病房散步,彼此说着相互安慰的话——她病成这样,居然还安慰我,因为那时我住院在家,没有找到工作。医院的院子里,有一个藤萝架,也是春末花开时分,满架繁花,不管人间冷暖,没心没肺地怒放,那样刺人眼目,扎得我心里难受。紫藤花谢的时候,她走了,走得那样突然。

是的,任何一个你喜欢去的地方,都不是没有缘由的。那是你以往经历中的一种投影,牵引着你不由自主走到了这样一个地方。你永远走不出你命运的影子。那个地方,就是你内心的一面多棱镜,折射出的是以往岁月里的人影和光影。

我的两个小孙子每一次从美国回北京探亲,第一站,我都会带他们到天坛,到这个藤萝架下。可惜,每一次,他们来时都是暑假,都没有见到藤萝花开的盛景。这是特别遗憾的事情,不知为什么,我特

别想让他们看到满架藤萝花盛开的样子。前年的暑假,他们忽然对藤萝结的蛇豆一样长长的豆荚感到新奇,两个人站在架下的椅子上,仔仔细细观看,然后伸出小手小心翼翼地摸它们,最后,一个人摘下一个,跳到地上,豆荚一下子成为手中的长刀短剑,相互对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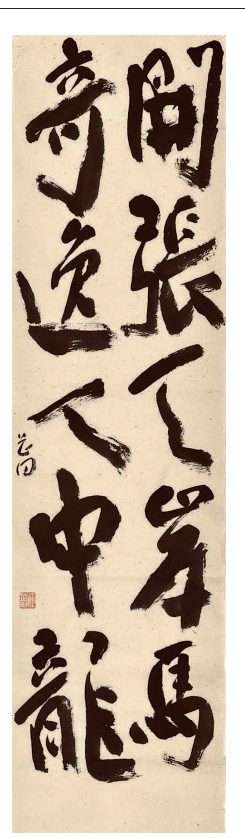
转眼冬天又到了,再来到藤萝架下,叶子落尽,白色的架子,犹如水落石出一般,显露出全副身段,像是骨感峥嵘的裸体美人,枯藤如蛇缠绕其间,和藤萝架在跳一段缠绵不尽又格外有力度的双人舞,无端的让我想起莎乐美跳的那段妖娆的七层纱舞。

想起今年藤萝花开的时候,正是桑葚上市的季节,我用吃剩下的桑葚涂抹了一张画,画的是这架藤萝花,效果还真不错,比水彩的紫色还鲜灵,到现在还开放在画本里,任窗外寒风呼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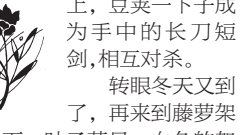
四周高楼林立的陆家嘴中心绿地南面有一幢1917年建成的富有中西建筑特色的上海近代优秀民居建筑,名曰:“颍川小筑”,这是陈桂春旧居,据说,这座历史建筑当年曾占地3000多平方米,建筑面积2765平方米。从前吴昌硕、王一亭等人经常在此切磋画艺,经过了百年风雨烟尘洗礼的老房子,经过数次修缮后如今保存完好。1992年,曾住过“七十二家房客”的陈桂春旧宅在已被拆毁第一进院墙的情况下迎来了转机,同济大学学者联合社会各界人士奔走呼吁,最终有关部门决定社会大力气保护这座老宅,现在这里是吴昌硕纪念馆。

陈桂春,福建人,1873年生,曾在黄浦江上当摆渡工,又从事货运,开过木行,是老上海浦东地区一位富商。《民国上海县志》记载:“陈桂春,烂泥渡人。以驳运起家,性慈善,于地方公益事业尽力资助,孜孜不倦……所居曰‘颍川小筑’,布置雅闲,有隐士风。卒年五十二。”

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曾到陆家嘴看见过这幢气派老宅的与众不同,我依稀记得浦东的棚户区,街弄狭小,污水横流……2006年我探访“颍川小筑”时,这幢老宅里空无一人,我仿佛有种穿越百年时空的感觉,这是



书法 任芷田



和所有讲述人与动物关系的电影一样,《忠犬帕尔玛》依然让人心动。这部俄罗斯影片,选取的时间是1977年,据说现实中还真发生过这样的事:一条被主人遗弃的狗,整整两年,在机场等待主人归来。不过,导演亚历山大·多莫加罗夫,让影片变得更加厚实,且叙事更加曲折:被遗弃的狗,在等待主人的时候,和一个少年产生奇异的联系。它是回到旧主的怀抱,还是和新交开始另一段生活?

这部电影,大多取景机场。在广播播报航班到达、离开声音中,狗的主人一脸微笑,他推着行李车,上面载着他称为“女儿”的狗狗。但很快,他便笑不出来,他弄丢了狗的检疫证明,在机场兽医站,狗又被查出患有耳膜炎,上不了飞机。电影出现令人震惊的一幕:主人将一只红色的球抛向远处,当狗去追逐并把球衔回来时,他已匆忙登机。球从狗狗嘴里突然掉落的细节,明显让我们看到狗的失落和失望。

没有人会怀疑狗的忠诚,这条被主人叫作“阿尔玛”而人们听成“帕尔玛”的狗,随后的举动,让人感动:它奋力追赶在跑道上滑行的飞机,甚至挡在飞机前,试图阻止其起飞。摄影机透过驾驶窗俯拍帕尔玛微小的身影,以及背对我们的帕尔玛眼看着飞机直冲云霄,是最令人难忘的镜头。以后的日子,在所有的飞机中,它能从噪声中听出,只要是主人乘坐离去的伊尔18降落,它都会一溜烟地飞跑,去停机坪等待。电影中有一个绚烂晚霞背景下飞机和狗狗的剪影,美得令人心醉,也凸显帕尔玛的落寞和孤寂。

无论帕尔玛在机场逗留有多少理由,对机场方面来讲,这肯定是违规的,所以,保安开始抓捕,拿着棍、网、绳索,甚至猎枪。电影让狗穿越在咖啡厅、行李转盘、值机柜台,伴随着人们的尖叫和人仰马翻,起到喜剧效果。但此时,一个9岁的少年出现了,他改变了自己,改变了机长父亲的生活,也改变了狗的命

运,他叫科利亚。

科利亚第一次和帕尔玛相遇,是在机场大巴上。自母亲去世后,他被父亲带回莫斯科,父亲和他关系并不融洽。当帕尔玛被保安关到大巴上,科利亚跳窗开门营救,让狗狗得以逃脱。电影用同病相怜,让人和狗之间有了连接,科利亚离家

出走,躲进飞机起落架,帕尔玛的叫声,引来保安,虽被发现,客观上,狗狗救了他的命,若非如此,不是被冻死就是被压扁。同样,科利亚几次让帕尔玛转危为安。有一个夜晚雨中场景:狗狗被安置在笼子里,患病且奄奄一息,科利亚又叫又哭:“站起来,你都湿了,我们回家。你只是被你的主人留下,但是我的妈妈死了,你不要离开我。”第二天,雨过天晴,狗狗用舌头舔着睡过夜的科利亚,很明显,帕尔玛逃过一劫,活下来了。

科利亚的父亲,从前只要飞行事业,只顾梦想天空,连儿子的眼睛是灰色还是棕色都不清楚,他看到科利亚和狗狗日益亲密的关系,读到科利亚写给狗主人的信,“你是它的家人,没有什么比意识到你的父母抛弃你、忘记你更糟糕的了”,向儿子发誓:“我会成为世界上最爱你的爸爸。”

影片最揪心的地方在于,狗狗的主人回来了,帕尔玛会怎样选择。事实上,主人并不想要回狗狗,他已在布拉格找到工作。机场相遇,舱门打开,电影先给狗一个特写,它并没有马上向前冲去,似乎有点犹豫。主人迎向狗,伸开双臂:“怎么了?不认识我了?”狗后退了一步,然后慢慢走向主人,还回头望了一下科利亚。这是帕尔玛最精彩的表演,它的眼神,它的步态,表达了狗狗内心的矛盾。在主人牵狗登机的时候,帕尔玛在科利亚面前停下,再也不肯挪步。狗狗叫着,挣脱主人的绳索,向科利亚冲去。毫无疑问,狗狗最终选择了少年。电影末尾,科利亚和帕尔玛互相奔向对方,人与狗相拥相抱,成为忠诚内涵最完美的诠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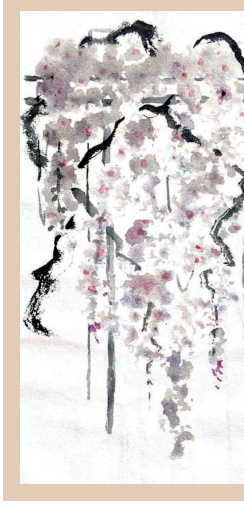
主人并不想要回狗狗,他已在布拉格找到工作。机场相遇,舱门打开,电影先给狗一个特写,它并没有马上向前冲去,似乎有点犹豫。主人迎向狗,伸开双臂:“怎么了?不认识我了?”狗后退了一步,然后慢慢走向主人,还回头望了一下科利亚。这是帕尔玛最精彩的表演,它的眼神,它的步态,表达了狗狗内心的矛盾。在主人牵狗登机的时候,帕尔玛在科利亚面前停下,再也不肯挪步。狗狗叫着,挣脱主人的绳索,向科利亚冲去。毫无疑问,狗狗最终选择了少年。电影末尾,科利亚和帕尔玛互相奔向对方,人与狗相拥相抱,成为忠诚内涵最完美的诠释。



买来桑椹画紫藤 肖复兴

哺食后庭院信步

卢元
哺食饱中饱,后园百步遛。繁花缀丛树,芳草美平畴。声共春风语,心随皓月游。老来何所寄,极目望神州。



“颍川小筑”端立陆家嘴 杨忠明

江边老宅,或许此时,陈先生正站在自家二楼窗口,品着香茗,吹着江风,听着黄浦江的海声,感叹人生……

老建筑正门楼上下均为五开间,并由天井、花园、主楼、客厅、厢房、偏房、走马楼等组成,有大小48个房间,分卧室、书房、餐厅、浴室、茶室等。从老照片上可见主楼外墙边好像原有平房,有佣人室、储藏室、厨房、车轿室、柴间、织布间等,今已不存。在大天井正中有口水井,井水甚清,这种布局使天上泉的雨水与地下泉的井水能循环往复,又称天地合一。所谓上接甘露,下接地气,财源不断也。相传,这里曾有一棵梅树,

枝干墨黑,曲如老虬,早春开花,色白凝粉,清风吹过,冷香飘逸。“颍川小筑”从设计、材料、建造上,动足了脑筋,楼梯、门窗、隔扇、木梁、柱头、镜框、雕花门、裙板、石构件、斗拱的雕刻花了大量人工,这里有中国地砖、欧洲花砖、英国瓷砖、西洋玻璃,还雕有法国百合花、郁金香、玫瑰,中国的梅兰竹菊、山石、花卉、凤凰、夔纹等,八骏、八狮雕镂更是活灵活现。大厅梁上刻的整套《三国演义》刘、关、张人物刻画传神。门头的字“树德务滋”“居仁”“由义”句好字雅。“浦东雕花楼”也因此一直备受游客青睐,从陆家嘴高楼上俯瞰,“颍川小筑”格外端庄、亮眼。

现在来陆家嘴打卡的年轻人无法想象,31年来浦东改革开放把曾经是一片菜地、棚户区、“烂泥渡路”的旧陆家嘴建设成闻名世界的金融中心走过了多少艰辛历程,“颍川小筑”就是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者。如今这幢建筑经过保护与升级,不久的将来会以怎样的姿态迎接南来北往之客,我们都期待着。

保留建筑外观,新建内部结构,百年老楼“换胆”重生。
责编:徐婉青

保留建筑外观,新建内部结构,百年老楼“换胆”重生。
责编:徐婉青